

马科斯流亡 航天悲歌

萨达特之死 恶魔导演的战争 布托被绞死始末

杜瓦利埃逃 国外 甘地夫人遇刺之谜

美国援救伊朗人质

“江南命案”纪实

# 震惊世界大事记

里根被刺案

肯尼

美国轰炸利比亚

航天悲歌

震惊世界的博帕尔大惨案

“希特勒日记”诈骗案 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

松与水门事件

爆出惊人内幕

间谍飞机事件 劫机惨案 朴正熙血泪

“希特勒日记”诈骗案始末



2 021 3540 2

《资料卡片》丛书

# 震惊世界大事记

王 凡 刘振声 黄 彦 编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北京

## 参加本书编选和供稿的还有

夏 潜	高瑞新	王 冬	贾铁流
郭幼轩	赵 贤	冯 奇	里 斯
曾 涵	浩 东	沈小东	刘 凌
吴彤申	张瑞生	张永平	郝耀华
乌云娜	梁彬艳	张丽萍	韩惠娟

## 震 惊 世 界 大 事 记

王 凡 刘振声 黄 彦 编

责任编辑 郭雪波

★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呼和浩特市胶印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4印张 320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呼和浩特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—30,000册

书号：ISBN7—5048—0103—8/1·11 定价：2.98元

# 目 录

- 肯尼迪遭枪杀·····鲍罗维奇卡(1)
- 里根被刺案·····欧浦(34)
- 甘地夫人遇刺·····李挥(41)
- 萨达特之死·····李小林 刘亚洲(48)
- 帕尔梅遇刺身亡·····颜征帆(62)
- 莫罗总理被绑架杀害惨案·····李小林 刘亚洲(70)
- 朴正熙血溅官井洞·····金镇基 董伟康 刘鸿翥(84)
- 索摩查被杀·····马利亚诺·塞贝达(109)
- “江南命案”纪实·····黄达(115)
- 董桂森狱中自述·····(127)
- 恶魔导演的战争·····刘亚洲(141)
- 两伊战争·····文杰(180)
- 英阿马岛之战·····庄汉隆(190)
- 美国轰炸利比亚·····连志叶名(201)
- 美国援救伊朗人质·····凡奇(209)
- 尼克松与水门事件·····摘自《尼克松回忆录》(213)
- “伊朗门”爆出惊人内幕·····心潮(231)
- 霍梅尼的大骗局·····殷实(243)
- 田中角荣与洛克希德贿赂案·····丹东 王泰平(253)
- “希特勒日记”诈骗案始末·····郑柯子华(258)

U—2 间谍飞机事件·····	迈克尔·贝施洛斯(271)
国际上二十年来最惊人的间谍案···	乌尔苏拉·岑特施(288)
布托被绞死的始末·····	刘 凌(299)
马科斯流亡·····	黄 达(326)
巴列维国王为什么被赶走·····	刘 凌(355)
杜瓦利埃逃亡国外·····	艾 奇(369)
从皇帝到囚犯·····	孙星文(375)
航天悲歌·····	李成贵(385)
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·····	杨文科(390)
震惊世界的博帕尔大惨案·····	蒋 健(396)
黑手党遭大逮捕·····	(404)
震动日本的“二十一面人”案·····	纪 宗(410)
空前的劫机惨案·····	何大隆(415)
举世瞩目的环航劫持案·····	裴善勤(422)
地中海上的风波·····	夏海涛(433)

# 肯尼迪遭枪杀

鲍罗维奇卡 著 杨叔予 译

达拉斯不是得克萨斯州的主要城市。人们说，得克萨斯人生性高傲，刚愎自用，冷酷无情。即使对肯尼迪总统，他们亦持蔑视的态度。

当总统抵达达拉斯时，《晨报》刊登总统的玉照竟弄得象一张罪犯卡片照，而那篇报导写得简直就象一道拘捕令。右派在报上指责肯尼迪说他违背宪法，使合众国的主权受到限制，从而让联合国得到好处；又说他出卖朋友（加丹加、葡萄牙），和敌人（苏联、波兰、南斯拉夫）却打得火热；还说他对实行反共法案无动于衷，在联邦机构里安插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和共产党，等等，等等。亿万富翁亨特的儿子纳尔逊·亨特为发表这篇报导支付了1465美元。

在得克萨斯，尤其在达拉斯，控制局势的是一批极右分子，否则如此粗暴的挑衅未必会发生。整个州找不到一支政治力量能与法西斯化的右派相抗衡。

有谁胆敢违抗亨特的旨意？一切的一切，包括警察，都得听命于他。达拉斯市政委员会由大约250名当地的有钱人组成。在这些人当中，谁也不敢同大老板唱反调。因为每个人都明白，要不然，下次选举他就没份了。

市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是总统政策的反对派，他们仇恨总统，对他极不信任，部分原因是大选前肯尼迪对黑人作下的许诺。这样，肯尼迪兄弟赢得了美国黑人一定程度的好感，却在势力强大的金融大亨中树立了大批敌人。

南方的某些大老板不再理睬这位总统候选人，黑人公众却开始转而支持他。肯尼迪之所以获胜，黑人的票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1961年1月，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。许多美国人注意到，总统的社会政策同伟大的亚伯拉罕·林肯的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，然而谁也没料到，同林肯一样的遭遇竟会降临到他头上。

约翰·肯尼迪上台后立即遇到自己党内的坚决反抗，南方各州的民主党人反对他们在白宫的代理人，而得克萨斯的反对派尤为危险。

亿万富翁亨特从不掩饰他对肯尼迪的敌视态度。这位石油大王1961年秋在他那豪华的别墅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宣布：“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们应当摆脱叛徒，这些人在我们的政府中太为所欲为了，必须把他们统统干掉。”这是偶尔的威胁，醉汉间的大话，还是要搞阴谋的计划和暗示？

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没有轻视他在得克萨斯的敌人，他决定在他们的老巢里会见他们。同参议员亚巴勒和州长康纳利谈一谈，对当地居民施加一些影响，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。他知道，这次旅行远不是令人愉快的。

1963年11月22日11点32分，总统的喷气式座机从沃思堡起飞，8分钟后在达拉斯的勃夫机场降落。在机场大楼前迎接总统的有达拉斯的达官贵人和民主党头面人物，然而声势显赫的金融巨头们却一个也没有到场。总之，欢迎气氛是冷淡的，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和夫人满脸堆笑，兴高采烈。

特工人员用专机从华盛顿运来的总统轿车此刻也停在机场上。这是一辆专门定做的，编号为GG-300的“林肯”牌防弹旅游轿车，车顶装有透明的防弹有机玻璃，可以折起。肯尼迪不喜欢乘这种车，因为他感到自己象在橱窗里一样，于是下令去掉车顶。这天，达拉斯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天气，

气温一下升到摄氏26度。

还在一周以前，机要处就已选好车队行经的路线，并经总统同意。这条路线长约16公里，民主党的工作人员指望沿途有尽可能多的选民能目睹总统的丰采，所以总统应经过达拉斯的工业区，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和新的居民区驶向市中心，然后沿公路行驶数百米去参观交易市场。

机场的欢迎气氛是冷淡克制的，但在大街上，人们却欢呼雀跃。肯尼迪从机要处得知，有将近25万人站在人行道上，对得克萨斯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。总统喜气洋洋，面带微笑，不时向两旁的人群挥手致意。当轿车驶过一批小学生面前时，他吩咐停车，向他们伸出手去。原来这批小支持者头上举着一幅标语，上面写着：“总统先生，请在我们旁边停一下，同我们握握手！”轿车在一大批天主教修女面前再次停下，肯尼迪下车同修女们交谈了几句，并和每个人握了手。这是美国总统为体现其民主精神而应尽的义务。人群中迸发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康纳利州长夫人看到，总统对此是多么惊喜。

“现在您可不能说，达拉斯人不喜欢您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，现在的确不能。”总统承认。也许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一句话。这之后大约过了几分钟，到12点30分，惨案发生了。

让我们再一次细心考察整个事件的细微末节。12点27分，总统车队驶离市中心，计划从中央大街拐回休斯顿街，然后沿埃尔蒙街经高架桥驶向交易市场。12点28分，肯尼迪的轿车拐向埃尔蒙街，以每小时大约18公里的速度驶近铁道高架桥。12点30分，车队从毫不起眼的堆放学生课本的教科书仓库旁通过。人行道上，兴高采烈的市民们在挥手致意。这时康纳利夫人对总统夫人说：



“我们快到了，就在地下车道那边。”

在“玛丽皇后”上注视着总统安全的一名特工，通过步话机告诉交易市场，总统车队正驶向那里，五分钟后就会到达。电影摄影爱好者亚伯拉罕·扎普鲁德这时正站在埃尔蒙街上，距教科书仓库约70米的非常宜于拍摄的地方，一看见总统的轿车，他马上拿起摄影机拍摄起来。当时他万万没料到，他将成一份珍贵史料的作者，因为他拍下的几乎是暗杀合众国总统的全过程。

12点30分，第一枪响了。最先看见总统头上冒血的是警察切尼，他那一瞬间正在距“林肯”右后轮两米处骑着摩托车。这时杰奎琳·肯尼迪转过头来，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只来得及喊出“呵，不！不！”她的丈夫抬起手，好象想遮住脖子，然后开始慢慢地向前倒下。这时第二枪响了，马上又是第三枪。肯尼迪总统倒在他妻子的膝下，康纳利州长的身子也在往下滑。

总统私人卫队的保镖克林顿·希尔急忙从“玛丽皇后”的足踏板上跳下来，朝总统轿车奔去。他抓住车后门把手，打算跃上踏板，却跌倒在行李舱盖上。杰奎琳·肯尼迪想帮他一把，于是稍微抬起身子，向他伸出手去……

保镖们紧握手枪，环顾两旁的人行道，试图发现开枪的人。电视摄影师内尔·克劳赫一霎间看见仓库高楼的窗口里有个拿步枪的人，但那人却瞬间即逝。罗伊·凯勒曼赶紧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发生的情况。经验丰富的司机格里尔这时加大油门，全速行驶。汽车向最近一家医院急驰而去。

第一枪响后，保镖们立即把副总统约翰逊及其夫人护在汽车地板上。他当时还不知道惨案业已发生。那些一听见枪声就赶忙趴在人行道上以防万一的人群，对此当然也是茫然的。这时希尔已经爬上总统轿车，站在两名伤员中间。

帕克兰德纪念医院就在近处。12点33分，警察局的无线电台同医院取得联系并通知对方，将有伤员运到。医院马上通过广播，请外科主治医生托马斯·夏尔斯立即去手术室。

可是夏尔斯不在医院。他的同事马尔科姆·佩里听到广播时正在食堂用餐，他放下盘子，马上奔向手术室，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谁是他的伤员。

12点38分，格里尔在医院门口刹住车，人们立刻找来活动推车，让两位伤员躺在后座上。他们身旁的玫瑰花被鲜血染得通红，杰奎琳·肯尼迪一声不吭，康纳利夫人扶住丈夫的头，失声痛哭。

这样，第一枪响后10分钟，受伤的总统已躺在推车上。佩里洗了手，护士给他戴上无菌手套。医生们在抢救室仔细检查了康纳利的伤势，然后迅速把他推入手术室。

在首次仓猝检查之后，佩里就已明白，挽救总统生命已毫无指望，子弹穿过了大脑，心脏已停止跳动，脉搏业已无法摸到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采取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尝试——按摩心脏。整整10分钟，医生们力图挽回生命，但为时已晚，甚至输血也无济于事。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就这样与世长辞。13点，詹金斯医生用白床单盖住了总统的脸。

当副总统约翰逊赶到医院时，肯尼迪已躺在手术台上。机要处的特工们把约翰逊团团围住，以防他又遭不测。

然后他们引着他从医院侧门走出，同他一道上车，急忙向机场飞驰而去。当人们把装殓着总统遗体的棺材抬上飞机时，约翰逊已同达拉斯地方法官萨拉·休斯一起呆在机舱里，手执肯尼迪家族的圣经，准备宣读总统誓词了。按照宪法规定，总统死后，副总统将自动地继任总统。

14点48分，载着肯尼迪遗体的飞机从达拉斯起飞，188分钟后在华盛顿机场降落。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这一惨案。肯

尼迪遗体被送到贝塞斯达的一所医院，一批医术高明的医生在海军病理解剖学家詹姆斯·休姆领导下对遗体进行解剖。而且解剖记录定会成为有充分理由加以怀疑的对象。后来真相大白，原来有人明目张胆地篡改了肯尼迪的伤势记录。

12点34分，即惨案发生后三分钟，约有30名警察开始搜查教科书仓库。第一个证人戈瓦德·刀·布伦南证实，他曾看见仓库6楼窗口里有个拿步枪的人，这个人曾向总统开枪。他甚至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此人的面貌，虽然他未必能从大街上看清楚6楼窗口里的这个人，而且还要确定开枪人的身材和年龄。警察从仓库一名职员口中了解到，一分钟以前，一个身穿草绿色衬衣，外套黑色高领线绒衫的年青人开过一瓶柠檬水，此人令人生疑。仓库主任补充说，那个人是他那儿的工人，叫李·哈韦·奥斯瓦尔德。

警方的电台不停地呼叫：寻找一名白人男子，此人身体瘦削，身高约1.75米，年龄30岁……12点40分，警察在仓库大楼的6楼发现了一支装有日本产瞄准镜的意大利“卡尔卡诺38型”步枪。紧接着又在6楼一扇打开窗子的窗台上发现了一些烧鸡残渣和3个弹壳。这一切使警长产生了一个印象，似乎侦破工作进展十分顺利，因为惨案发生才过了几分钟，他们已知道了凶手的名字，手头已掌握了他用过的凶器。警察们谁也不怀疑，事情确是这样。

从外表看，嫌疑犯奥斯瓦尔德真象搞暗杀的老手，然而他却装作门外汉，既不打算藏起来，也不象一般人所猜想的那样事先选好退路，然后驾车飞快溜掉，而是大模大样地走上已有数十名警察在进行搜捕的大街，拐过街角，在拉马街汽车站登上公共汽车。在车上，他甚至还同乘客们议论刚才有人向肯尼迪总统开枪的新闻。当有位妇女向他讲述这件事时，奥斯瓦尔德好象还大声笑了起来。

但他并未走多远,第二站就下了车,然后乘出租汽车前往约6公里外的奥·克利弗区,他单身一人住在该区诺特·贝克利街的一座公寓里。即或在公寓里,他的言谈举止也不象刚刚杀害了合众国总统的凶手,向女房东问过后,他走进自己的房间,脱下线绒衫,穿上灰色上衣,几分钟后,他快步走出公寓。13点18分,他正在距公寓两个街区的第十南街上走着。

这时警察蒂皮特正坐在警车里,收听指挥中心反复播送的通告:杀害总统的嫌疑犯是个30岁的男子。随后他看到了人行道上的奥斯瓦尔德,心中马上断定,这人太象广播里说的嫌疑犯了。于是他开车到离奥斯瓦尔德两步远的地方停下,招手叫他过来。奥斯瓦尔德平静地走近警车。隔着车窗同蒂皮特谈了几句。随后警察下车,绕过车头,向嫌疑犯逼近。这时奥斯瓦尔德突然掏出手枪,连发四枪,把蒂皮特撂倒在地,然后从“史密斯——韦森”牌手枪中退出弹壳,重新装上子弹,一下子消失在街角后面。自动枪手多明戈·宾涅韦德斯一听见枪声,马上奔向警车,见蒂皮特已经断气,迅即打开步话机,向指挥中心报告了凶杀情况。

杰斐逊大街距蒂皮特丧命的地方有七个街区,座落在这条大街上的“得克萨斯”电影院正在上映《斗争的召唤》。电影院旁边是家名叫加迪的鞋店,营业部主任布莱尔正被广播的通告和尖声鸣叫的警车弄得魂不守舍。他朝街上一望,发现一人,略为奇异,象是跑了很久,一副惊慌失色的样子。布莱尔立即盯住了他。

奥斯瓦尔德走近电影院售票处,买了一张票,一下就消失在剧场里了。售票员朱莉·波斯塔尔做梦也没想到,她把票卖给了杀人嫌疑犯。布莱尔走过来,让她留心这位观众。13点30分,警察分局的电话铃响了,波斯塔尔报告说,她已

找到了令人生疑的年青人。也许是她，也许还有布莱尔，朝漆黑的池座望了一下。警察根据他俩提供的情况，确信（尽管当时是在黑暗中）那个正在看电影的小伙子就是嫌疑犯。这毫不奇怪。因为短短几分钟内他竟接连三次转移。这时，指挥中心把电影院附近巡逻的值班警车统统叫来，13点35分，包围了电影院。这之前发生的一桩桩，一件件事情，似乎都合乎逻辑，一切都好象明白无误。

后来发表的沃伦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之后发生的事件是这样描述的：

“有人下令，叫把池座的灯打开。警察M·麦克唐纳同其他巡逻队员，走近布莱尔指认的那个人。麦克唐纳命令他站起来，同时听到他说了这样的话：‘唉，现在全完了！’就在这一瞬间，只见这人一手掏枪，一拳朝警察打去。麦克唐纳眼疾手快，右手一拳打回，左手一把抓住手枪。经过几个回合，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，捆绑起来，押进了警察局，这时已近14点了。

“当已经肯定有人从教科书仓库开枪，并通过无线电向各警察分局传达后，几辆警车立即驶向仓库。12点34分，检察官格伯特·索耶迅速检查了整个仓库大楼，并在12点40分下令不准任何人从大楼出去。

“13点左右，达拉斯警察局刑事科科长弗里茨上尉来到仓库，领导侦破工作。在搜查6楼时，司法官勒克·穆尼发现东南角有一堆木箱，他用力挤过去，看见地板上有三个弹壳，心中一下明白，他找到了开枪的地点……

“穆尼的发现提供了全面检查6楼的理由，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物证。13点22分，即发现弹壳后约10分钟，副司法官埃任·邦用手电筒朝楼梯旁边一间房间的西北角照了照，发现堆放在那里的两排木箱中间有一支装有瞄准镜的自动步枪……

…枪长约一米，做工精巧，可以放在自制的纸盒里随意携带。在6楼的东南角，即距弹壳仅仅几米远的地方，人们果然找到了这个盒子。”

警察弗里茨和戴伊在仔细检查这支步枪时，教科书仓库主任罗伊·特鲁利走来报告说，在他看来，有个情况是绝非寻常的：在传讯仓库全体工作人员时，特鲁利发现，李·哈韦·奥斯瓦尔德不在场。他把后者的住址告诉了警察并描述了奥斯瓦尔德的外貌。听到这一情况，弗里茨立即赶往警察局报告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巡逻队押着奥斯瓦尔德走了进来。

达拉斯警察局非常走运：警方发现的情况同案情是如此准确地相互吻合，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竟发现了那么多的情况，大概达拉斯警察局还从未有过类似的记录。从第一声枪响后经过断断续续的一百分钟，警方就成功地确定了谁是杀害总统的凶手并逮捕了他。此外，还获得了有价值的物证，包括凶手使用过的武器。然而人们不禁要问，这位胆敢杀害合众国总统的凶手竟会那么天真幼稚，表现得象一个任性乖张的小孩吗？可是警方对此毫不生疑，并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各种情况顺顺当当地凑在了一起的缘故，他们做梦也没想过，会有人策划把他们引入歧途。

但是我们不忙赶到事件的前面去。警方逮住了奥斯瓦尔德，深信凶手已在他们手心里。他们将开始审讯：这个个头不高、面目可憎、瘦削而又有点胆怯的年青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于是在他们面前慢慢展现出一幅幅令人吃惊的画面……

奥斯瓦尔德的生活非常奇特：乖僻，失意，毫无目的。在他父亲去世后两个月，即1939年10月18日，他出生在新奥尔良，有两个哥哥。寡居的母亲带着他们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，好象这个家不论在哪里都能找到住处似的。

达拉斯——沃思堡——纽约，奥斯瓦尔德在所有这些城

市都上过学。在纽约时，他经常旷课，老师拿他没法，结果师生发生冲突，奥斯瓦尔德被送进少年精神病院。但他在那里仍然恶习不改。管教人员于是得出结论，这个少年已得了以精神分裂、萎靡不振、饱含敌意为特征的人格分裂症。医生们认为，奥斯瓦尔德心理已极不正常，建议他住院治疗。

奥斯瓦尔德的母亲却另有打算，她拒绝把儿子交给精神病医院，于是全家又迁回新奥尔良。这座南方城市的气氛与先前已大不一样，只是气候令人难以忍受。小伙子开始变好了。起初学校对他还比较满意，可后来他却旧病复发，又开始旷课。奥斯瓦尔德曾申请加入海军，但遭到拒绝，因为他当时才16岁。全家又迁往沃思堡。奥斯瓦尔德再次寄出申请，1956年10月，他被批准入伍。

根据沃伦委员会鉴定，奥斯瓦尔德曾在海军服役。从少年时代起，他就对马克思的学说甚感兴趣，对苏联深抱同情，并赞成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作为。然而这些却引起军队伙伴们的嘲笑，于是他决意离开军队。1959年9月11日起，他又成了平民百姓，也许，他已厌烦他所追求的东西，抑或还有其他原因？脱下军装才9天，他就外出周游，要是在军队里，他能一个人如此逍遥自在吗？9月20日，他在新奥尔良登上一艘驶往法国的货轮，然后在勒阿弗尔登岸……

回到美国后，他逢人便吹，说他已是共产党员，这在那些年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自我介绍方式。他公开辱骂美国的生活方式。对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已使他走得够远，以致在1963年4月试图枪杀新纳粹分子首领埃德温·沃克将军。据说他朝沃克开了枪，但没打中。难道奥斯瓦尔德会射得如此糟糕？达拉斯警察局和沃伦委员会后来在各自的报告中都证实，他开枪只不过想一鸣惊人而已。

官方的说法是，奥斯瓦尔德的小家庭曾发生不和，妻子玛

琳娜指责丈夫没好好的挣钱。奥斯瓦尔德家的一位至交佩恩夫人邀请玛琳娜上她家去，以便玛琳娜不再感到孤独无依。奥斯瓦尔德决定在达拉斯租一个房间，这是否是他妻子的主意？某些报纸认为，奥斯瓦尔德是被玛琳娜赶出家门的，所以他搬走，在达拉斯找个住处。

然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，明摆着的事实是，李·哈韦·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找到工作之前，在诺特一贝克利街登记时用的O·E·李这一名字。据沃伦委员会说，他迁来后一两天，佩恩夫人即打电话给教科书仓库，问那里是否有空缺。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于是从1963年10月16日起，奥斯瓦尔德当上了仓库管理员。

沃伦委员会认为，它已经把嫌疑犯奥斯瓦尔德杂乱无章的生活情况弄得一清二楚。委员会在他死后，在他被官方认为是杀害总统的唯一凶手之后又进行了调查。关于后来的情况，委员会是这样叙述的：

“1963年10月20日，奥斯瓦尔德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。整个10月和11月的每周星期五下午，他都同家住佩恩夫人附近的彼埃尔·韦斯利·弗雷泽一道返回欧文，星期一早上再去达拉斯。11月15日（星期五），奥斯瓦尔德留在了达拉斯，这是玛琳娜建议他这样的。据她说，拉特·佩恩夫人的女儿要过生日，届时她家里客人甚多，奥斯瓦尔德回去会有所不便。11月18日（星期一），夫妻俩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玛琳娜得知，奥斯瓦尔德已用另一名字在达拉斯租了住处。11月21日（星期四），奥斯瓦尔德告诉弗雷泽，他要去欧文带几个窗帘架回来装在达拉斯的小房间里。玛琳娜和佩恩夫人对奥斯瓦尔德的突然到来感到奇怪，因为他不在星期四回去。尽管玛琳娜对他余怒未息，奥斯瓦尔德却心平气和，毫不动怒。





“晚上，佩恩夫人在厨房收拾了餐具，然后到汽车房去，发现那里亮着灯光。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原是她熄了灯的，怎么又亮了呢？可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奥斯瓦尔德把自己的大部分财物藏在汽车房里，第二天清早，趁玛琳娜喂奶时悄悄地走了。无论是玛琳娜还是佩恩夫人，都没有发现他是怎样离开的。他在梳妆台上留下了从未戴过的订婚戒指，抽屉里放着他的钱包，内有170美元。

“奥斯瓦尔德把用包装纸裹好、胶带贴封的一包细长家伙放在汽车后座，然后驱车前往住在近处的弗雷泽家。他对弗雷泽说，那包东西就是窗帘架。当他俩把车停在教科书仓库前的停车场后，奥斯瓦尔德先跳下汽车，未等弗雷泽就独自走了。弗雷泽跟在后面，见他提着那包东西走进了大楼。

“11月22日，玛琳娜和佩恩夫人收看肯尼迪总统抵达达拉斯的电视报导，当得知总统惨死的消息时，她俩都哭了。佩恩夫人向玛琳娜叙述电视台播放的有关暗杀的消息时，提到凶手是从奥斯瓦尔德工作的那幢大楼里开的枪。玛琳娜想起沃克案件，想起丈夫把当年那支步枪放在家里，于是力求不引人注目，起身朝汽车房走去。在一堆杂物旁边有一包被子裹着的東西，她以为那就是步枪，没再打开看看。

“下午3点左右，一名警察按响了佩恩家的门铃，并问玛琳娜，她丈夫是否有支步枪。她说有一支，并带警察去汽车房，把那床被子指给他看。警察抱起被子，里面竟是空的，步枪已不翼而飞……”

检察长亨利·韦德对侦破结果甚感满意，他迫不及待地又充分自信地宣布，教科书仓库6楼发现的那支步枪，正是凶手使用过的，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痕。达拉斯警察局长杰斯·柯里马上补充说，奥斯瓦尔德在军队服役时就是出名的神枪手，所以他完全可能在短短几秒钟内三次射中百